

桂儒

1.

桂儒曾拿豬當罵人話。

當時，母親瘋了般拿衣架抽她腿肚，直喊去死！因讓宰豬場養大，被豬血餵大的她，這輩子都姓豬，罵豬，等同罵自己、罵她，罵他們。

一下下，隨擊打，這話滲進桂儒皮下，從此伏流在血，成為從來黏附她心臟壁的一紙法規。家中自營宰豬場的腥臭記憶，在鼻內凝成摳不去、洗不盡的膜，刮搔人心窩深處的豬隻臨死嚎叫則靈魂紮根，成了聲聲遏她步伐的警鈴，告訴她什麼地方該去，什麼地方不該，什麼身分該當，什麼身分不該。她，始終是宰豬場影裡，幽微的一蔓。

幼時，桂儒看上去是雙二手市場裡，藍白帆布上一只乏人間津的破靴子；中學，她從來只著寬大招風的衣裳，仿鐘塔上的怪人，如此遮頭蓋面不為什麼，只為掩去己身依宰豬場長的形。即使成人，她仍作模糊自己的裝扮，塞自己進老氣鐵灰套裝，是戰甲，也是偽裝，偽裝她，使她換了張面，卻如何也掩不去自衣隙、毛孔緩滲而出的豬味。

對桂儒而言，家，是父母拿刀蘸著熱氣冒騰的豬血，一筆一畫描成的，她也是。至今，她仍會不時嗅嗅自身，尋找可能藏在腋下、髮間、指縫、耳後，豬糞混飼料的味。那味，是一股與生俱來的失禮，是自家、自血緣來的恫嚇，讓她在成人後的許多重要場合失了利。

怕過往氣味重在身上現行，恐人們自她面上瞥見豬血的深紅凝黑，桂儒每逢關鍵時刻便破綻百出，不自覺的懦弱畏縮，縮肩嗅臂膀、低首嗅指甲縫，甚至還曾神經質地當著成排面試委員的面，不斷伸指進跟鞋側空隙，再把腳底的悶汗味沾點在鼻下（她記得他們齊一看她，如此高尚的憐憫）。尤其越近夏，氣溫越高，桂儒就越覺自身如老家宰豬場旁成堆的天然肥，在烈日下隨之蒸騰、冒泡，波波嘍、嘍波波，綻裂使人皺鼻的臭。

那臭，從來緊貼她肌膚，擦不去、拭不盡。志當教師的她，正是為這影般追身後、自血液分泌的異味，在為期一年的學校實習過程中，不知為汗濕腋下與油黏髮根操過多少心。

當時，桂儒是校裡實習教師們稱羨的對象，教學雖不是最純熟，卻有能靠張嘴把學生唬得一愣愣。縱使她每日一入校，便憂擔己身腥汗味不知發了沒？卻有愈多學生來尋她說話，就連桂儒隨的班導師也告訴她，她高桂儒，是天生塊作老師的料，只是，她非但無法正視己身才能，還在重要的教學演示上倒下，且在住院的夜裡，給學生們堆疊的探病禮品環繞著，睡出一身驚懼的油汗。

湧上她嘴角的並非喜悅，而是再熟悉不過，由來恐懼的顫抖。她禁不住問自己，究竟，在怕些什麼呢？雖然，她從來明瞭答案。比起受學生歡迎，她更在意縈繞不去的油味，更想爬入廁所，拿廉價芳香劑噴自己一身。

桂儒終於了悟，即使從沒人膽敢以豬名咒，但她生來便活在宰豬場影裡，注定身渾臭。

這般需終年挺背直腰的事業，她做不來，也無法做得來，她必須縮入影，退入應該待的所在。雖然，就連桂儒自己，也不很明白為何她總有「應該要待」的地方。

那股味，始終沒離棄她。

自師範校畢業後，桂儒沒和同學們一塊北爭南討參與教師聯招，拿了教書資格便立即投身補教業。在冷氣終年運轉，逼人非得不分四季穿外套的『才藝』班裡，她終可不再憂心自毛孔滲出的豬味，也能和自己嚴肅的鐵灰套裝更融合些，而她也的確過了一段那樣稱心的生活。

在班裡，桂儒是呼風喚雨的神，她在從不間斷笑語的幾小時內，引得台下學生的眼如星如月，透著澄明好奇，並陷入愛她與恨她的矛盾裡去，就連脾性壞透的學生，也會在她站在講台上時禮貌性的低低頭，變得安靜。學生都說，高老師，只在出作業時討人厭。

桂儒歡欣滿悅，錯覺自己終於擺脫長年繞纏她身，總也不去的宰豬場味。直至某日，埋頭出考題的她突然抬起頭，與一位接送人來遲了的學生四目交接為止。

是位剛入門不久的新生。桂儒對她沒多大印象，她那雙再普通不過的黑眼裡，閃著個小五孩子該有的天真，但那天真，卻攀在層層耀眼光磚堆疊成的塔尖望下瞥，渾然天成的輕蔑。桂儒深刻意識到，眼前這位穿著可人紅裙的女學生看她時，那雙靈活大眼裡倒映出的形，決非人。

若非人，對她而言，她，究竟是個什麼呢？

冷不防，老家風景自練習簿裡學生刻意重複加粗、透恨意的鉛筆字間滲出，色澤鮮麗，剛畫好的濕漉漉水彩樣。尾椎一寒，桂儒握緊筆桿，把朱紅尊嚴一筆一畫刻上學生歪斜無禮的自信，瞬間汗漓的身軀令她悚然，竟不敢稍動分毫，就怕潛藏許久的腥騷會隨她無意的揮擺不受控膨脹，填滿她好不容易鑿成的安身穴。

桂儒不斷淺淺呼吸，深怕把湧上喉口的惡臭推出體外。

她，是將癱身撒腿上供桌的神豬，身軀臃腫肥滿，喪失活物該有的形體，在越濃的自身屎尿薰息下，不斷吞嚥灌入喉中的不知名濃稠液體，並作著奔走大地、翱翔藍天的夢。

紅裙女學生不知是不是發覺桂儒的異變，黑眼靜默轉溜過來，朝她皺了皺眉。霎時，桂儒拚命阻絕的，自血自土來，鐵烙焦身似的臭氣，越過冷氣機嗡嗡構築的低溫屏障，自全身孔洞噴湧而出，不僅麻痺眼耳鼻口，更在肌膚上沉沉待了下來，緊扒每根毫毛。

眼前歪扭頑劣的文字突然暴起、混成團，現出豬飼料的黃土色，學生皺又捲的作業簿，條成飼料槽底沾黏的菜渣，而她，正哼哼唧唧地，在裡頭尋金呢。

「老師，我媽媽來了。」

「喔（咿——），好（嚶嚶）。」

「老師，再見。」

「再見（喔——），路（咿嚶嚶嚶——）上小心。」

桂儒油膩汗淋的面上掛著朵笑，自喉中擠出的幾句應答，聽來全似豬嚎。

耳內嗡嗡響聲不斷，她探手入腋下。

不著痕跡輕壓副乳的指尖鹹而潮濕，過於真實的微涼觸感令桂儒顫抖。

她摸著自己，似觸及離家那年因嚴重口蹄疫成群垂危，溫度漸失、近乎僵直，躺倒遍地的病體。

幾位課上學生經過，同她恭敬招呼，道了再見。

桂儒沒聽得任何一句。

2.

十點鐘，長夜過半。

染了層薄灰的玻璃門安靜滑開，一輛嗚嗚掙扎的救護車落入眼底。

剛下班，桂儒愣愣佇足，刺耳鳴笛重捶她耳，閃動光影揪痛她神經，而急促紅光不斷蹭碰的道路盡頭，一輛轎車霸路不動，沉默的銀色車尾冷極、靜寂。

騎樓下，一個瘦小身影緩走向無視紅閃光與刺耳鳴笛催逼的銀色轎車，在開啟的車門旁蠕動嘴唇說了好一會話。當他終以聖上乘歟的慵懶鑽入舒適車內，救護車也吶喊得近乎嘶啞。

提起腳跟，桂儒步步將濃如過期經血的惡臭踏入影裡，希冀晚間涼冷的秋風能吹乾濁汗，記憶卻隨閃逝的盞盞霓虹燈躍至眼前，逼她不得不一頭鑽入沉鬱赧情的過往，在泥淖中掙扎前行。

她想起宰豬場的風景，想起獨立綠地上的透天厝，想起成長中，從來缺席的鄰居。

專掌殺生的宰豬場汙濁不堪，卡車日日運來人們的罪孽原型，在路上留下兩道腥臭軌跡，桂儒老家附近因此一棟房舍不見，除運豬販子外少有人來，而至她家作客的總是那些人，手要不沾著豬刀上洗不盡的血鏽味，要不身黏雞鴨鵝羽毛。對桂儒而言，家，從來是殺手們的秘密聚會所。

桂儒從不帶朋友回家，怕宰豬場豬隻的哼唧與尿臊，會讓她從此獲封「豬妹」、「豬儒」。國中時，她懼駭尤甚，因常來作客的一名鴨販兒子正巧和她同班。那位同學的父親無人不知，日日在市裡拎著頭下腳上的肥鴨叫賣，還有人，見過那位同學蹲在路邊，割鴨脖，放血呢。

鴨販兒子被人們稱作「殺鴨的」，甚至連老師們也這麼喊。

「殺鴨的」毫不在意自己的肅殺綽號，反倒桂儒每聽一次，底心短促急迫的豬嚎就起。她怕有一天，「殺鴨的」會心血來潮，靠到她身邊問她爸爸的豬殺得怎麼樣？所以總避著那位同學，而「殺鴨的」，竟也像看她不起。

至今，她仍清楚記得「殺鴨的」那雙獸般黑眼，記得他有次蹲在黑臭市場水溝邊給鴨放血時，手一抹，擦了片鮮紅到額上去。多年後，桂儒給學生講課時總忍著不擦汗，就因每每手觸額，自己與「殺鴨的」臉面便不受控地重疊。

殺——豬——的——。

一聲來自過往，拖沓悠遠、帶顫慄的呼喚，將台下學生一張張白而平滑的面龐拉長，耷出長鼻梁、高人中，和自上而下俯視的一雙雙傾頹彎月眼。他們上她課時總在笑，但笑她什麼呢？

落在桂儒身後不遠處的救護車呼嘯而過，捲起陣風，刮痛耳膜。

猛然驚醒的她眨著眼，憶起在披擁高雅氣質『才藝』班招牌光照下的自己，和它們。

它們，這些在閃爍如星招牌上標明生活育樂的機構。它們有各樣各式美稱，什麼樂堂堂、悠樹林，唯獨欠缺一間『才藝』班該有的名。

在它們無語的凝視下，她記起，她，已不再是妄想自宰豬場逃亡的傻女孩，而真正是身邊這成排高樓烏托邦裡的其中一名夢想家，指揮成群受命追夢，卻從未想過夢該當何樣的學子。他們。

他們，這些成日只想遊戲戀愛的未來棟樑，手握尖端科技產品，掌心藍光閃動，在他人還趕牛車時便乘噴射機，不缺其他，僅需丁點涵養滋潤，為笨重的靈魂上點光，而桂儒，正巧有才，能把這些孩子養成父母心中的理想，將他們捏成個有教養孩子該有的形。

班主任和實習時的那位導師一樣，老讚桂儒，說她真真是幹這行的天生好手，桂儒也為此得意過自己一陣。在霸著新興社區精華地段，以旗幟、標語，一張張排版精巧的書頁、一枝枝塑膠筆搭起的白底藍漆夢幻城堡裡，長於腥臭宰豬場的她，

在此善用不知自何而來的才能，站上講台便有翩翩風骨，彷彿古來書香世家的冤魂附身。

桂儒極敏感，能轉瞬察覺教室裡流動的光與聲，感知學生們彼此距離不遠，卻互相影響的體溫，總能在最佳時刻講動聽話，開最合適人的玩笑，給最合適的人做面子，給最合適的人鼓勵。在教室炙白燈光下，她雙臂纖如柳，款款擺動，說來口道皆經世名言，聲亮若鐘而舉手投足氣滿盈，誰想得到，豬隻瀕死嚎叫是她人生的伴奏，從未缺席呢？

當她還小，無懼殺戮時，常與手足組隊去看父親殺豬，由大哥領頭，一行人擠在宰豬場門邊，牢盯獸欄裡抖動肥腿的豬公與大秀宰殺技巧的大人們，在聲聲豬嚎中抖著細瘦小腿。

課上，她那些學生別說殺豬，可能連豬走路都沒見過吧？而她卻熟悉那樣換生存權以鮮血的儀式，也知宰豬場內的風總暖，混了肅殺的味，在一旁站久了，臉便會蒙層糞、汗與血的面紗，整天也揭不掉。

她見過他們，見過工人在陰暗的廠房裡忙進忙出，見過和他們同穿一款難看深綠塑膠工作服的父親，把成群擠凝成色塊的豬揮來趕去，送牠們上殺豬機，讓牠們用四蹄把自己往死裡踩（相較之下，她課上學生幾乎要忘了自家父親蒼白腳掌還能用來走路）。

只要上了機台，牠們不管肥瘦、黑白，最後總作結以淒厲的一聲長喊，在給宰殺畫句點同時，給仍鼓動的生命拉警報。然而，下個牠很快就又抖身上台，重複既定的悲慘，像她許久前在野台戲上聽過的，哀慘慘苦且臨死一聲尖喊，那麼戲劇化的死，卻從來軟弱無力，不曾停止過什麼。

那是場漫長神聖的儀式，孩子們觀賞時總不發一語，彷彿是群逃過劫數的小豬，也像和豬共享未來，面同把亮閃豬刀，同在狹小柵欄內踢蹬雙腳，為自己多掙一寸生存的餘地，最後卻僅能「喔咿」一聲，無奈吊掛冰冷鐵勾上待灼熱的生流盡。

難以想像，平時哼唧嘍語的豬，竟能喊出那樣透穿群山的聲。

大哥曾說，若他有豬樣長鼻，講話肯定也會咕嚕不清，但桂儒卻覺不管是誰有

那樣的鼻，都學不來豬。不同人類，牠們嗓音就那麼個唯一，卻預先混合其他世上最瑣碎無用的聲，再一塊竄出口，不管爭食、被追趕或打呼嚕，聽來都一個樣，唯刀尖戳入軀體瞬間，哼哼淒鳴才會拖得長又久，好似牠們的靈魂，只存在刀痛那刻。

豬嚎是提醒，無用而無奈的警鈴，提醒牠們蹄前畫定的悲慘命運。誰也擠不過鐵柵，誰也逃不出籠圍，只得乖乖伸脖待臨死前一鳴盡情，這驚著了圍欄外的她與他們。

桂儒想不起，當時自己究竟喜不喜看殺豬？只記得牠們胸口被豬刀戳出深深血口時，她鼻裡尿味就會更濃點。豬嚎推湧氣味，使腥臭混雜嚎吼，棲進場外的她與他，他們耳裡，長成一抹幻影。

當大哥不再帶頭去看殺豬，變得沉默寡言，桂儒也不再對鉤上扭頭抖身的畜生好奇，反而開始以手指摳鼻，想方挖出宰豬場的味，設法遺忘迴盪耳裡的嚎聲，然而屎尿滿身的豬體早滾入她底心，一有機會，便竄上頭來使勁嚎。

一直以來，豬嚎只無聲迴盪於心，因為，那並非人能發的聲。但那日，在桂儒察覺女孩黑眼裡渾然天成的冰冷後，豬嚎竟化雪入土般融入她嗓音，使她發言漸有了耳裡那抹豬的幻影。於是，從來站講台上悠遊自在的她，面對再熟不過的學生面孔，總覺面上給抹了層令人不適的油膩，而她，是隻待死的豬，正用盡氣力嚎叫。

「把講（喔——）義（咿咿——）拿出來，翻開第（嚶咿咿咿——）頁。」

桂儒變得小心，賣力忽略那頭講課時趴伏喉頭的豬，從來掌握得當的教室內溫度，也給她過度的意識弄得走調。學生們開始私下謠傳，說高老師不知是病了嗎？腦子越發不清楚，人也愈怪了。他們愈想安撫桂儒，桂儒愈是努力遏止嚎叫，卻愈綁手綁腳，因此漸漸疏遠學生，甚至口吃起來，最後終遭家長投訴，損了她長年給自己塑造的可靠教師聲名，地位落千丈。

接到『才藝』班主任給她的減班通知那晚，桂儒做了夢，夢見學生時代，正大把葬送青春，在學校夜夜燈火圖書館裡給飛蛾撲頭的自己。當時，她想著以好學校做跳板，一舉跳離豬臭瀰漫、豬隻尖嚎的家。逃離他們和牠們。

夢中，她，桂儒，重踏過往的影，放學後特地繞遠路走往嶄新大樓區，想待天

黑人稀再藉影子遁回家。如此行動不為什麼，只求擺脫聲聲追腳後的淒厲嚎叫，只不想讓同學從返家方向猜出她家、她，就是那棟臭名遠播的宰豬場。

拐過平等路口，桂儒走過成排新建房屋，赫然在其中一棟新房的狹小前院見到輛眼熟房車。

『才藝』班那位紅裙女孩媽媽開的車，正是這款。

桂儒奇怪她們怎麼住到她家鄉裡來？但看院子裡，草皮都像剛植下的，也許是新搬不久吧。那台外國車半塞入狹小院落，像被固定在吊豬機裡的百斤大豬。

站定車後，桂儒不明白自己為何停下？手往夾汗涔腋下的包內一摸，摸出把厚美工刀。

她看著它，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必須讓它待在包內的理由。

但為什麼，將它帶了出來呢？

喀、喀、喀、喀。推出刀片，一截灰亮在影裡，沉默。桂儒想起唸書時，曾聽聞有男學生為了報復女友，用這樣的美工刀刺了對方一下，女方因此癱瘓了一輩子，大概，現在也還躺在病床上吧？

不知刀刃入骨時，他，有沒聽見刮削靈魂的喀喀響呢？

意識到時，半繡刀片已塞入車胎，她磕磕擦擦挖起來。

刀尖先淺淺隱入輪胎的墨黑，復露出銀芒後，又一次深入時便容易多了。她順車輪正中央一條胎痕不斷劃下去，想起剛入宰豬場的新工人，也像她這樣，先在牠們身上戳兩刀，才敢放膽刺得深。

隨手上動作，那隻渾身臭尿尿的豬，在心裡叫得厲害。

手心潮又滑，輪胎挺硬，而她氣力小，重複劃挖多次，好不容易才聽見氣慢慢漏出的聲音，「咻」地，帶塵味，無間斷漏了出來，像往昔她在宰豬場聽見的嘶嘶放血。不一會，眼前的牠變得委靡，癱了條腿，歪斜了印牆上的龐大影子。

起身時，她滿臉汗，身上卻不再有豬尿與血的腥臭，耳內靜極。

多麼美好的世界。

桂儒舒身臥倒在尚未豐茂的新植草皮上，微笑看紅裙女孩的母親衝出門，對她

又打又踢。

3.

桂儒渾身芬芳，清爽薰風襲得人就要往天上飛去，身上無一絲汗味，更別提令她顫抖發寒的豬臭。

排泄物混血水的腐味，肥豬後腿溝槽間的汗腥，它們都離開了，全被拋在身後或蜿蜒或筆直的馬路上，綿延進夢中那輛銀轎車綻裂的車輪裡沉積，逐漸被冷凝成癟下的一灘固特異。

那晚，在夢裡，她指尖離月亮那樣近、那樣近，近得底心升起的小小顫慄持續了足足一星期。

後來，她又多次重訪夢境。

生活漸趨平靜，學生對桂儒的信心，又回來了。他們又再和她於課上進行幽默問答，也再在大小節日奉上各式小卡片，拿零食糖果堆滿桂儒在辦公室裡狹小的座位，並拿筆一畫畫記下高老師的名言。

桂儒開始了白日作師、深夜作夢的日子。

明明過著尋常生活，在近午入強冷空氣流竄的辦公室坐鎮，對每位踏入門來的他們笑臉相迎（做老師，該有做老師的笑，像戲子，像服務員，像詐欺犯），毫無不平，但這樣的日子卻不知為何，總讓桂儒在夢中隻身走入冷涼夜色，變得暴力。

她不明白。難道，這生活中，暗藏覺察不了的毒嗎？

在夢裡，待回神，往往她露出拖鞋的腳趾已凍得青紫，鞋下身大腳細的黑影一路延伸，竄上銀色轎車消下的車胎，在閉不緊的裂縫裡沉積再沉積，堆疊出黑夜，團聚出妖魔。

除去首次，她再記不住蹲入陰影裡刀刀割車胎，邊緊咬牙根格格有聲的自己，但每回審視被割得破碎消扁的車胎，喜悅狂潮便淹沒她。

暴行痕跡成了千古來稀藝術品，桂儒看車胎像看情人眼，夢，成了她獨處時舌根下香蜜的回憶，於是在課上，她再不口吃，口內開滿茉莉，舌尖則生了朵百瓣白蓮，淡雅香氣薰迷眾生。

班主任加回減去的課，又給她加了幾堂。

她榮獲該年度學生最喜愛的老師，在年末拿了獎金。

4.

隨夜裡戳刺出的黑洞增生，桂儒平衡了從來撕扯她靈魂的一些什麼，一些她原以為，已用離家換來的什麼。她身上香氣逐夜越濃，彷彿欲破蛹的蝶，即將變得光彩奪人眼。

底心豬嚎，已許久沒竄上喉頭。

她還過著老日子，卻已很少作那樣的夢了，只因開啟夜的記憶，她鼻裡便自然湧現蜜味，蜜味推湧喜悅，完璧她的自尊。雖然，每回由舌根泌出的黏稠糖漿會喚醒腹中惡鬼，令她食慾旺盛得像頭貪吃的豬，進食時，禁不住將頭埋入淺薄便當盒咂咂嚼，就碗緣呼呼喝湯，噴菜渣與飯粒一桌地。

桂儒變得白胖，尤其腰腿，肉豐而層疊，層疊而垂。她不知不覺地，把自己打造成了歷史課本彩頁裡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，下樓梯需緊抱肚腹傾身細看，才能認清腳下路。

學生們對她的評價與態度，隨她身材走樣的程度與日下墜。最近，一張學生給她做的合成圖在班裡手機與手機間流竄，照片裡，手持白板筆高舉臃腫右手的桂儒，替了某輪胎公司的招牌。桂儒知道，課上的每位學生都欣賞過那張照片，也都笑話過她，但即使如此侮辱，她依舊奮力嚼動、吞嚥每一天，再不在意主任投來的怨懟目光，和一走出教室便追身後的惡意轟笑。

桂儒比誰都明瞭，只要她稍稍止住對吃食的慾望，過往那位無人不傾慕的高老師，便會重回她身，但夜的甜蜜令人迷醉，讓桂儒滿身熱汗卻從不酸腐，再沒牠們瀕死尿溺的惡臭，毛孔溢出的透明水珠反開她身純白茉莉，香氣清淡。舌尖上生的那朵白蓮早已不只百，而有千萬瓣，讓她能邊哼小曲，邊對『才藝』班裡等著洗異國鹹水澡的高級生笑笑，酸溜溜說聲：「唉哎哎，多麼好唷。」

她甚至覺得，自己會就這麼披袈裟得道，萬萬沒料到，有天竟會在這闊而高的『才藝』班櫃台前，與「殺鴨的」重逢。

「高桂儒。」

那日，曾拿冷冰黑眼看她的紅裙女孩母親沒來，換父親推門而入。他一身鐵灰西裝襯淺藍襯衫、深灰領帶，邊入門邊喊她的名，而她，正覺怪異開口欲問，卻為剎那湧入眼眶的記憶震懾。

舌尖上，那朵千萬瓣的白蓮片片凋萎，她從來自豪的口才、作戲功力、附她身的書香冤魂，全給死了。

「高桂儒。」

他衝她笑，仍有「殺鴨的」肅殺氣，仍有額頭帶鴨血的影，卻給現實精鑿，磨得澤亮有光，顯出合適踏平她們『才藝』班門階的氣質來了。

「妳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我還想問你呢！桂儒無聲吶喊在底心，怎麼也開不了口，千萬無用噪音擠入喉中，她最終僅能勉強發出微弱而無力的一聲「嗯」。

「我女兒在這裡學『才藝』。」

「殺鴨的」指指今日沒穿紅裙，卻別了紅髮夾的少女。她正讓另名老師個別授課，一雙黑眼穿越自己面對的喋喋不休肉身，躍過櫃檯，甚至繞過父親，隔著厚重玻璃迷失在喧嚷街市裡。

「妳在這裡做老師嗎？」他細細看她，像審視一只明朝花瓶，或法老墓裡一枚吃剩的乾果。

他看她，半啟口，想說他常對人說的那些恭維話。女兒老師成群，而他自父親鴨廠自立後，靠張嘴皮和雙能折可彎能斷的手腕，炒房地產炒得有聲有色，待過多少人客，而她，不過是女兒眾多老師的其中一名，沒道理他不會講些恭維話，但他看她，看這位過往的老同學，一句無禮話便脫口而出，說她。

「哈哈。高桂儒，胖得跟豬一樣。」

尾音方落，他後悔了，巨大的幸福卻也以狂猛之勢壓上他肩，令他雙腿因激情幾乎在瞬間萎軟。

他看她，在她驚懼受傷的眼裡定位了自己。他再看她，像看肥碩腫大的肉瘤，

或看在父親鴨棚裡哦哦哦直喊放飯，給鮮黃幼鴨淹沒腳踝的弟弟。

桂儒驚惶，瞪眼看他，而他只笑著，露出一嘴特地照過光、白得假了的牙，洋洋得意，好似面前的老同學不過是隻給遺留過去，脖割一半，始終放血未完的廉價鴨。

她在他面前光鮮的色漸褪，油汗狂猛溢出，鼻裡塞滿濃濃屎尿味，一隻眼盲大豬卡喉嚨裡嗷嗷鳴著，抖動渾身贅肉，使她不由得張嘴發出幾聲怪異的「呃、呃、呃」。

那晚，桂儒下班後逃也似在街上亂闖，從這片影子跳到下一片。她跑過幾條街，忽視幾個喚她『才藝』班藝名的稚嫩嗓音，肩膀與人擦撞得疼極，最後終於靠在小巷裡某戶人家的壁上喘息，在濃厚不見顏色的影裡不住嗅聞自己，並垂頭哦哦嘔了一地。

隔日，桂儒在尋常時間起床、看電視、上班、備課、在作業簿上寫下朱紅色親切評語、上課、下班、回家，賺著錢、扯著謊，一如往常。唯一改變的，是她比以往更快而大量地花著錢。

她購入大量健身器材，買了昂貴卻無用的成排翠綠纖體膠囊，去看知名減肥門診，早晚各運動三十分鐘，卻也不間斷地吃，拿五色蔬果、盒盒五花肉塞滿冰箱，晚餐時拒絕『才藝』班同事建議的五鮮便當，獨訂油膩炸雞腿特餐，向回家時路過的攤販買炸魷魚，過十點準時上買一送一的連鎖速食店報到，並在每次為減重努力流汗後大量地吃，甚至太勤奮咀嚼致下顎脫臼。

當她包繃帶上『才藝』班向主任告病假時，整棟樓、整條街上的人都笑她。然而，桂儒卻絲毫不見他們訕笑的臉面，因她肉垂的眼瞼早遮去視野泰半。她現在，只看得清人頸子以下的部分啦！

神奇的是，人不過削去了頭，個別價值就全顯了。桂儒偷緊機會看熟悉的『才藝』班學生們，發覺他們原先看似雷同的衣裝，竟像相距千萬光年的宇宙，各自有流轉的速度，和調性不同的炫光。

她試著找「殺鴨的」女兒，卻怎麼也尋不著那樣配合一雙冰冷黑眼的沉重裝扮。

學生們見她，不斷細語說高老師就將死於心臟病、高血壓，或任何胖子該有的症頭，像論天氣。而她狹窄的眼裡，他們頸子以下炫耀的金色流光一筆一畫，勾勒出她國小時流行的球星紀念鞋、少女卡通的粉紅色周邊商品，和總是新的手機。它們自灰敗時光中伸出枯瘦的手，緊扼她聲帶。

桂儒不由得打個了響亮的飽嗝，起頭哽咽，中段昂揚，結尾氣噁，逗笑了一班學生。她能見到他們平滑衣料下的飽脹肚腹，隨前凸弧度鼓出「殺鴨的」臉面，衝她大喊：「殺——豬——的——。」接著縱情大笑。

往時課上的輝煌，已是離她太遙遠的事了。

離開時，班主任拍她肩，交給了她張簽滿學生名姓的祝早日康復卡片。桂儒沒敢細看，怕自己宰豬場身世已給「殺鴨的」女兒洩漏，在班裡傳了開來。

她考慮著辭退工作。

那晚，桂儒一沾枕便躍入了夢裡。

月正圓，是該大銀幕英雄出場的時刻，但她無心伸張正義，只急趁夜色割壞某戶人家享受明日的權利。

她蛇般，溜進暗影重出的大路，徒步往高價住宅區去。

夢裡，氣溫總涼冷，夜色較平時更沉。桂儒停步盞明滅不定的街燈下，一雙眼凸而圓。

雲掩月面，她從暗影裡跳了起來，躍步奔過燈光閃滅的車道，弓起背脊，在牆上鼓出山般陰影，俐落架起柵欄裡抖腿的豬隻頭上腳下提起，持刀在尖叫不止的部位刺出血口，再將牠們叩答一聲往前急提，沿路潑灑的液體紅毯般，覆蓋團團墜落的腥臭土黃碎塊。

面前四腳著地的牠們無語，桂儒不記得牠們曾有任何反應。

她蹲下身，自尊高高挺起。

手裡的刀具熱燙，月下一抹輝芒閃過。

她緊盯刀尖。

「誰在那裡？」

一聲軟弱質詢響起，遠遠地。

「是誰？」

涼冷空氣貼身扎面，她抽抽鼻、抬眼，見到建築物二樓窗邊的一抹小小身影。

「誰在那裡？」

有什麼從底心蔓爬而上，搔癢著喉嚨。

她低眼，見自己佇足的石板地上滿是腥臭熱鮮尿液，另一股燒灼，正自她股間來，就將淅瀝灑潑。

桂儒彎身環抱自己，摺下顎在她無法以雙掌合攏的肚腹上。肚皮下，有什麼正扭身掙扎，她能聽見，牠在濃厚窒悶渾沌裡的淒厲。

劇痛彎折她腰，重捶肚腹。

許多喊叫合在一塊，竄出口來。

不是咿啊不是呀，是難分難辨自靈魂底層而來的叫喊，它沒有意義，卻同時滿是深意。

「喔咿——。」

桂儒聽見了，貨真價實的豬嚎，原來啊人，也能發出那樣的聲音。

條地，從來無語的牠抽動後腿，蹬去她手裡凶器，活了。